

李后鳳集 宋史

宋光宗慈懿李皇后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

誕異 誕生之時而有奇異者

章后龜應 南史

陳武帝章皇后諱要兒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為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先采五色曰二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

並紅日每有暮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劉后黃衣入室 金史

顯宗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為東京留守因繫繯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

貴相 有大貴之相貌者

薄姬當生天子 前漢

薄姬初在魏豹宮中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

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
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於宮後生
文帝

鄭后當生天子 唐書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
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廷侍懿安后
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為先王后為王太妃及即位尊為皇太
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宮朝夕供省候馬

符氏聲貴 五代史

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家
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

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
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
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
郭威討之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后走匿求不得遂自殺
漢兵入其家后儼然顧軍士曰郭公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
太祖聞而奇之以歸彥卿世宗聞后如此益奇之劉夫人卒遂
納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

福遇

有非常之福而相遇者

竇姬誤置代籍 前漢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
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

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

趙女遇武帝前漢

孝武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夫人譴死昭帝立追尊為皇太后

杜后生齒晉書

晉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李后得幸於齊庫北史

魏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資質美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文成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時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謝后更容 宋史

宋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鰥黑醫
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飪初深甫為相有後
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
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
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矣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
山眾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
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
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
亦皆竊語曰不立賈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

賢德

所為善而有德者

周宣后脫簪待罪 列女傳

周宣美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
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
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
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
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
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
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頌曰嘉茲姜后厥德

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為中興君

宿瘤化行隣國列女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豈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遺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

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節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掾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

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
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
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
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頌曰
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多聲光榮

穆姬告公救弟列女傳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
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
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
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
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

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弘
與簡壁衰經履薪以迎旦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王
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
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
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
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
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
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
姬之謂也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乃將
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樊妃諫獵不食野味事文類聚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

王感之而勤政事

許后奉案前漢

孝宣帝立許婕妤為皇后生太子昌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從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後被霍夫人遣女醫淳于衍毒殺之

班姬辭輦前漢

漢孝成帝班婕妤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其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訾及主上許

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知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陰后固辭尊位後漢

後漢光武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及即位立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郭后廢立貴人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譎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焉

馬后大練 後漢

後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選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明帝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博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

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感悟夜起彷徨遂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政寵敬日隆及帝崩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

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不許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

霧四塞不問對雨之應又曰蚡實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豈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縹領袖正白領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莫以默愧其心而對辭無愛國忘家之慮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帝省詔悲歎復重
旨下野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
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
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且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與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豐猶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吾計之孰矣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
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
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
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太后寢疾不信巫祝數勅絕
禱祀至六月崩

鄧后錄冤救旱 後漢

後漢和帝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
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
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
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辭焉帝曰人皆以數人為榮貴人反以
為憂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桂裳
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飭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
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
逡巡後對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
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

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佑而當獲罪于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以身代帝明日帝薨陰后以巫蠱事廢后立為皇后辭讓者三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驍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和帝崩陽帝立尊為皇太后臨朝太后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赦除諸犯妖惡及馬寶家屬所被禁錮者為平人減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及陽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宗門廣大賓客于禁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永初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

言自証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寃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官澍雨大降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梁后任賢誅惡後漢

後漢順帝順烈梁皇后大將商之女也為貴人轉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立為皇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輒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冲

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楊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援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

下后守義 魏書

魏太祖武帝武宣十皇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素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教之都不復念遂與泣無節太祖怒之遣歸家欲其意所後太祖就見之夫人

方然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不誦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取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謂後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大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謝曰發放之人夫人何能帶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今死而有靈子脩若將何辭以答我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綃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

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外舍當惟
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

甄后念姑 魏書

魏文帝文昭甄皇后文帝夫人也后之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
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父逸卒號慕内外益奇之
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
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
之后獨不行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汝
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
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識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饑饉百姓
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
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饑

乏不如以穀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后
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養嚴子慈愛其篤后
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
一子待之當如婦愛之且知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
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意益密素紹納為子熙妻袁氏亡文帝
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
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盡
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
歷時今疾更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
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大軍還鄴后朝宣武皇后望幄座
悲喜感動左右宣武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耳十餘日即差嘆嗟曰此真孝婦也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中艱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幽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郭后慕順魏書

文德郭皇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龍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紫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郭后霖雨不移許昌魏書

文德郭皇后文帝后也入東宮時有所獻納文帝得為嗣后有謀焉及即尊位雖有異龍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紫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奉繼父永後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婚後聞之初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國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言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群臣莫

教復言

張后省視宣帝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張后寵衰罕得進見司馬懿嘗卧病后往省病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懿驚而致謝乃止

王后孝敬 晉書

晉文帝王皇后諱元姬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過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后笄歸于文帝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身不勝衣言與淚俱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

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王后貞正 南史

南宋太宗明皇帝明恭王皇后諱貞風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姁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勸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

沈后孝約 南史

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

內外敬異焉大建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為皇后
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
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過后既薄而張
貴妃有寵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險約衣服無錦繡之
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無子養孫姬
子胤為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
果

竇保母恩訓北史

魏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
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
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釐內
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

文后節儉北史

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年十六文帝納為妃及帝即位以大統
元年冊為皇后性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
仁恕不為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
及武都王戌存焉時新都閣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
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為尼悼
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
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
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興此
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
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音手教令后自盡后奉教揮

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
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
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
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為龕而葬神柩將入
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
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
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常山公主為夫納妾北史

陸昕之容貌柔謹後魏宣武時歷充青相三州刺史尚常山公
主獻文皇帝女也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公主
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
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事公

主蓋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
自生矣

婁后避室

北史

北齊神武帝過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帝后婁氏曰國家大
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
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
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
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楊后無妬

北史

周宣帝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
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

决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閭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內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獨孤后憫因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性頗仁愛每聞大理决囚未嘗不流涕

獨孤后貧弟北史

隋文帝獨孤后異母弟阬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阬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為妾身請其命阬於是殲死一等

長孫后不願私親據權唐書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擲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后兄無忌與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宰讓帝不獲已乃聽

王后遺令唐書

唐順宗王皇后性仁順官中化其德莫不柔雍又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臨崩遺令曰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

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紼如舊制

朱母戒子五代史

梁太祖朱全忠母王氏初全忠與兄存俱亡入黃巢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全忠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母王於劉崇家使者至門母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全忠所以然母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全忠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全忠莫知其故母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

之手全忠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母每誠之多賴以全活

劉夫人謙讓五代史

後唐李克用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克用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尊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

王淑妃尊敬曹后五代史

後唐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

李氏諫止欽民 五代史

後漢高祖劉知遠皇后李氏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在牧馬營

隱文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怒藏不足克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患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

述律后止攻幽州 遼史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簡重果斷有雄畧晉王李存勗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以為謀主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

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因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

烏林荅皇后自殺金史

金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其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為然獻之熙宗於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頗酒酗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諧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遺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已由是忌刻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由記心不移后嘗有疾

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為此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名而大弟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婁所為惟欲已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采中部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為我禱諸來獄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為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為眾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為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

徒單后慈訓 金史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宗龍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悖睦九族恩紀皆洽尤惡閒人過諛佞之言無所得入怒以容物未嘗見喜愠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識諸好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節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

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等侍側因問之曰爾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至孟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賜予有度尔以此為獻何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勿復尔明昌元年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為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服闋行之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年四十五謚曰孝懿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

王后睦族 金史

宣宗明惠王皇后於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盤碟三一奉太后二

奉帝及中宮荆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邪非飲食細故已今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邪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侍王至涕泣慰撫之

荆國公主循禮宋史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容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禮尊最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

必親視饗餼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主當死復請賞之歷封越都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載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求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

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
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台若誠諸子曰
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皇
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
謚獻穆徽宗改封荆國政和改獻穆大長帝姬

楊淑妃擁佑仁宗 宋史

宋真宗楊淑妃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為天武副指揮使
妃年十二入皇子宮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
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
為脩儀妃與之位幾將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
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間後加淑妃真宗崩遺制
以為皇太妃始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
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嘗召其姪永德見禁
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楊德妃辭父官 宋史

宋仁宗楊德妃天聖中以意獻太后姻連選為御侍封原武郡
君進美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自如素習父忠為
侍禁仁宗欲加獎擢妃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賞今以恩澤徼
倖恐啓左右諛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

魏國公主奉姑 宋史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
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誥
誥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
於姊妹故主第池築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於寶

慈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誥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誥官以慰主意皇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又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脉親持粥食之主強為帝盡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誥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天輟朝五日

曹后救蘇軾宋史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慈聖光獻曹皇后違豫中聞之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高后為弟辭宋史

宋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第七林為內殿崇班供奉父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

高后復行仁宗之政宋史

英宗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聽政司馬光呂公著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追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聞之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

仁宗政矣

高后却蔡確獻諛 宋史

宋英宗高后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

高后女中堯舜 宋史

宋英宗高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

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向后不私族黨 宋史

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故宰相敏中曾孫也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皇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從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閭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訣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

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徯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明年正月崩

陳后毀瘠 宋史

宋神宗欽慈陳皇后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為御侍生徽宗進美人帝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願足矣未幾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為皇太后

高后謫蔡確 宋史

宋哲宗立英宗高皇后聽政時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高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魯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

高后召問設施所宜 宋史

宋哲宗嗣位尊高太后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光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仁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

高后謙不御殿 宋史

宋哲宗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高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

高后遇外氏轉官 宋史

宋哲宗上元登宴后母當入覲高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

孟后執禮宋史

宋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孟后迎康王即帝位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為元祐

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兒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為元祐太后又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

孟后謙謹宋史

宋哲宗孟皇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

私絹二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群臣請上
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直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
即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
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

王后恭儉 宋史

宋徽宗顯恭王皇后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歸于
端邸封順國夫人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后
性恭儉鄭王一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閹妄意迎合誣以閹
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祕獄參驗畧無一跡獄止后見帝未
嘗一語輒及帝幡然憐之大觀二年崩

謝后戒弟 宋史

孝宗后謝氏性儉慈戒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
年不易者第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
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謝后戒膳羊 宋史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
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
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
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為傳旨立貴妃為皇后復姓謝氏性
儉慈戒膳羊服澣濯衣光宗立尊為皇太后

謝后不妬忌妃 宋史

宋理宗既立謝后賈貴妃專寵貴妃薨閹貴妃又以色進后處
之裕如略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理宗崩度宗
立咸淳三年尊為皇太后

謝太后榜諭群臣宋史

宋瀛國公即位尊謝后為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屢請垂簾同聽政疆之乃許加封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我節沐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汎索錢緡月萬平章賈似道兵潰陳宜中上疏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賞法貶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子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御史覺察以聞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太后削聖福以應天變丞相王爚老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

相爭戾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還朝太后又親為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即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啓行而宜中倉卒失奏於是宮車已駕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校也未幾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二月辛丑大軍駐錢塘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

太后禁止擾民元史

仁宗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

弘吉刺后不受獻田元史

元裕宗徽仁裕聖皇后伯藍也怯赤一名闊闊真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葺世祖從覓馬湏女子曰馬湏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湏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面

擦令柔軟以進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卧褥世祖溫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何乃若此耶后跪答曰常時不曾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罷去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時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即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諍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為之勿以累我也其後第果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見

忽都皇后禮節自持元史

順帝伯顏忽都皇后孛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皇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竟從帝時巡

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宮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后中政院所支錢糧皆傳汝旨汝還記之否后對曰妾當用則支關防出入必已選人司之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崩年四十二奇氏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官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樸素可知

奇后訪問前賢為法元史

順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初徽政院使禿滿迭兒進為宮女主供茗飲以事順帝后性穎黠日見寵幸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為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飢后命官為粥食之又出金銀粟以命資正院使朴不花於京都十一門置冢葬死者遺骼十餘萬復命僧建水陸大會度之

賢識

所為善而有識見者

文夫人不亡襲仇左傳

魯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亡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秦女善處列女傳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圉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

晉之交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頌曰晉圍晉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衛夫人知伯玉車聲列女傳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因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鞞鞞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衛姬善觀人君之色列女傳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寧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

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
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
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
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
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
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
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
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
公好淫樂姬為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為夫人

齊夫人知禮列女傳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
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

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
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黜房之中結其衿縞誠之曰必敬必戒無
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
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
夙夜無怠視之衿縞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
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頤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
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
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
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
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

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
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
母曰使者至輜輶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禮婦人出必輜輶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
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頌曰孟姬好禮
載節甚公避嫌遠別繼不治容載不並乘非禮下從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莒女識法章戰國策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
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
生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觀君王后賢不以不觀之故
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
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齊后破壞戰國策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
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
以解矣

衛女忍許不能救父列女傳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
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
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
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

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太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尔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楚夫人明見列女傳

鄧曼者楚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駟師次亂濟至羅羅與廬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師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母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尹夫人能別真偽史記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漢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刑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張后殺婢晉書

晉宣穆張皇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初司馬懿辭曹操之命託以風痺懿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張妃自殺西晉書

晉宣穆張氏明辯有才識晉大元八年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吠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嗥衆鷄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尹氏戒子用兵 晉書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闖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為蒙遜所滅

段妃知太子柔弱 晉書

慕容垂既僭位稱燕王拜其妻段氏元妃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

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袁后知子南史

宋文帝袁皇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掇幔禁之乃止

靈后願生皇子北史

魏宣武靈皇后始為尼時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也明帝在孕因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

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

婁氏知人北史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

齊武后知命北史

齊武明皇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繫

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

王貞公主請去主號唐書

王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

張后泣救柳王五代史

梁太祖元貞皇后張氏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防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

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

太后止隱帝臨兵五代史

漢隱帝與郭允明等謀誅楊弼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邪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柴氏識太祖貴相 五代史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挾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

孟昶母先知 五代史

西蜀王孟昶母李太后常為昶言王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後昭遠果敗

李皇后識子奇相 金史

金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人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

號通慧圓明大師正隆六年五月后崩

鄭氏受托立哀宗

宣宗吾睹補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
老侍側上知其可託詔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
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閣龐氏陰校機慧常以
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
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
太子是為哀宗始啓戶出后妃發喪

曹后罷青苗

宋史

宋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王安石當國
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
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神宗因赦行之
今亦常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
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
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

喬妃酌別韋氏

宋史

宋徽宗為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為姊妹約先
貴者毋相忘既而貴妃得幸徽宗遂引韋氏二人愈相得二帝
北遷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
安曰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酌韋氏曰姊
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
別

韋后貸金歸梓宮

宋史

韋太后高宗母也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太后恐其

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放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
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千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
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

賢能

所為善而能理事者

姜氏謀遣重耳歸晉晉語

晉公子重耳之出也過衛而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惠馬二十
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
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
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而莫知其
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
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
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
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
此姜曰不然草草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
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
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
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
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
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
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
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無所濟子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繆嬴求立夷臯史記

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愛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

衛夫人與妾敬順列女傳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